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王爾熙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

鮑若雨録

宋　朱子　編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

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

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

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如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

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行行侃侃亦

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删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固

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

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强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茍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叚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叚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衆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不思而夢亦是舊

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如高宗夢傳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嚴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徼幸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

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論語問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顔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柰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横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横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北斗别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晳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

冉求未能如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為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切

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為太速二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即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即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為美謚何似休

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即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濶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茍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為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禀五行之秀方其禀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㓜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蓋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

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

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

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二程遺書卷二十三

二程遺書卷二十四

宋　朱子　編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欲則偽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公作樂章欲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曰比者直比之温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稱頌德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能治亂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

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矣

太誓書曰一月曰商曆已絶周曆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也不書商曆已見紂自絶於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禀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為一孟子以為非也

庚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

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禀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禀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禀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心質幹為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

謂性止訓所禀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任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

不立也苟無三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大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窺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曰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荀彧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彧自度

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强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萇解經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為邉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釋道所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

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

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

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

為偽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卧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大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二程遺書卷二十四

二程遺書卷二十五

宋 朱子 編

暢潛道本 胡氏註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

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誠意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修身

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顔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内者謂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

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敝馬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

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

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

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内也不求於内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内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傅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

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實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

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茍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感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

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

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

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

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於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

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絶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

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栁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

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梆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

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

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

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己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

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

大戚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

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二程遺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遺書附錄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穆爾通阿

二程遺書附錄

宋 朱子 編

明道先生行狀見伊川先生文集

門人朋友敘述序見伊川先生文集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而挨有字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即有成人之度嘗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溺於

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
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
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
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客大臣待先生莫不盡
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
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
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
者十餘人先生為政集無為政二字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

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集無令字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集有者字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荆公執政議法

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駡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輙削藁不以示子姪嘗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善談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游

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集無未至二字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虧闕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懼先生復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集作行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局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恰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終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污聞訃之日識與不識

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集作希世)能得(集作)造其藩閾(集作閫)者蓋(集無蓋字)鮮況堂奥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

禁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睚眇望其容色聽其教言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禄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人集作各得輸

其情集有又字問御史曰正已以以集無字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忽集作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顔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集無家字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奇操集無此上五字與先生情集有字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

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戸未世俗薄朋友道衰聞先生之風宜有愧恥集無此上四十三字立之從先生最久聞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為最集無此最字詳先生終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哭泣之哀承訃悲號摧裂肝膈集無此上二十七字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集作乎委曲纖細集作悉一言一行足以垂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沒不傳以為門人羞輙書所知以備採摭

沛國朱光度曰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兹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静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

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頴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集無於字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集無乎字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搜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

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集有與字）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

先生為不亡矣

河間邢氏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

集有

微字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怳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為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閭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

誠心感人雖為郡僚佐又止歳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為一郡又何如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禄仕於莞庫以為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集無而字必合乎規矩由集作準繩蓋直顔氏之流黄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别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

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茍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集無凡字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集作白用之卧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合去國

十有七年令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晏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纎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邉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决

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内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具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虚名其為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集無久字而思之不忘先生嘗

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為閑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餘集無餘字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絶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觧析為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葢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

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
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
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
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
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
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
其命矣夫

書行狀後　　　　游酢

建安游酢曰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李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横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

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内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

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㢘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顔會同天節宫嬪爭獻奇功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宫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遜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

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

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廵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虚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税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輙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

簿將發之㕓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

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

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

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

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

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法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

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

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為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禄𫎇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

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為也悲夫哭而為之賛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满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歟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

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絶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爭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識躬行力究

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漫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

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汲郡呂大臨書

明道先生墓表見伊川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録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録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大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

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輙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録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

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

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切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明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道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

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至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至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趣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人莫不翹首向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

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

神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

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

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黙之際

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

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賔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録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薫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

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通英邇臨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令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

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

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

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 而哲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 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録 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

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録嘗聞上在宫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録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悦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録且云所以温公聞之亦不悦或曰恐無此事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

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見語録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

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録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録或文云恐無此事

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詆謗見龜山語録王公繫年録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

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先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於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並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録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

川宰相豨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

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録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脇其論事皆用軾意

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録固多妄然此類亦不為無據新録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

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於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蘩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

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纔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

天馬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徳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

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

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深淺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

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告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寛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

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陜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果則鹽易溅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祭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此心喪於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蹈蹈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乃以為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絶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曽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會泯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

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某等不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一作惟維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趣之一作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於茲含孕化育以蓄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有昔字見於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於丹青者

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於伊雒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一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絶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一當字）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一作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徹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祀於庭百年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焞四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按語録云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祭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畧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

起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為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

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甘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

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㫖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栁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魯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

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阨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

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詖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二程遺書附録